

童心依旧

■ 张淑兰

六一到了，孩子们忙着“欢乐总动员”，而耄耋之年的父亲也忙得不亦乐乎，他给孩子们采购好各种各样的礼物后，就躲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做风筝。

“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整天想着玩。”母亲一边唠叨，一边把一碗烩菜递给父亲。

父亲接过碗，冲母亲的背影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悄悄地对我说：“童心依旧，初心不改，你懂的。”

说到童心，人到中年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和父亲有关的一些往事。刚步入社会那年，由于一次不慎重的投资，原本舒适平静的日子一下子被我搞得乱七八糟，生活水平也从天上跌到了地下。我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父亲知道后，急匆匆

地赶到单位，和善地对我说：“人都会犯错，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孩子的童心是蓬勃向上的，不知悲观是何物，所以，爸爸相信你，不会在乎得失成败，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那段时间，父亲就把我当成一个犯错的孩子，不仅用童心感染着我，还带着一颗童心陪我一起玩。他亲手做了一个风筝，让我和他一起放风筝，每当风筝飞得又高又远时，他就会趁机说，做人就和放风筝一样，能高能低，即使逆风而行，但只要坚持，风筝定会冉冉升空。他为了重振我对生活的热情，还用木头做了一个陀螺，每天早上让我和他一起打陀螺，打着打着，我发现这个儿时玩过的游戏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让我重温了童年的美好，找到了失落的童心。丰子

恺说过：“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在我有了小孩后，父亲还经常告诫我：保持童心固然重要，但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他们有怎样的内在涵养，要看父母“倒”进去哪些内容。别看平时父亲嘻嘻哈哈，像一个“老顽童”似的带着孩子到处玩，可是在家风教育上，他还是有自己的规矩。有一次，女儿未等我奶奶坐到饭桌上，就私自拿碗盛饭，父亲看见后，大声训斥道：“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老人不来，谁都别吃饭。”女儿听到后，乖乖地放下手中的碗，从卧室把我奶奶扶出来，然后盛了一碗饭亲手递给老人家，又盛了两碗饭，一碗递给父亲，一碗递给母亲，等

我们大家都动起了筷子，小家伙才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母亲看见后，怪父亲规矩太多，可父亲说：“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家风左右着孩子前行的方向，尊老敬老是咱家的家风，一定要教育孩子传承下去。”

我们家是一个四世同堂之家，也是一个充满亲善、团结、和谐、笑声的欢乐之家。我奶奶80岁那年，得了老年抑郁症，父亲为了哄她开心，每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小孩”，又唱又跳，有时候还和女儿一起给奶奶扭秧歌，每当老人笑得前俯后仰时，他也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每年六一儿童节，父亲就成了“孩子王”，他给孩子们送上祝福与礼物后，还陪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在游戏当中，他会给孩子们讲一些革命先辈的故事，帮孩子

树立正确观念，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

今年六一，父亲的童心依旧，他打算带着我们全家参加社区举办的“情暖童心 圆梦微心愿”公益活动。父亲说：“六一是一个没有年龄限制的节日，它属于孩子，也属于每个童心未泯的成人。”为了陪留守儿童过六一，他不仅给孩子们买了好多礼物，还亲手做了好多风筝，让孩子们把心愿写在风筝上，和他们一起放飞心愿。

“爷爷，我也要和你一起做风筝。”放学回家的女儿，刚放下书包，就跑进了书房。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听着书房里一老一少欢快的诵读声，我也赶紧放下手机，和他们一起做起了风筝。

作画

■ 张宏宇

六一
孩子们的节日
涂抹着我们的喜悦
那灿烂的微笑
那阳光的表情
都是我作画的灵感

画上可爱的笑脸
流露出孩子的
向往和美好
我从中感受着幸福
线条勾勒出活泼的姿态
跳跃着我的视线

画上一对小酒窝
孩子们天真的神态
跃然纸端
浅浅的笑
描绘出他们心中
最真的梦

画上顽皮的嘴角
我仿佛和孩子们在对话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我从中体会着
他们对知识的渴望
诉说成长的烦恼

画上一双眼睛
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
走进这片纯真洁净的世界
也洗涤着我的思想
这些美丽的大眼睛
立体放大着
六一
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我在六一节上作画
被眼前一群群孩子感动着
他们也用画笔
抒写着心中的愿望和美好
那长长的画卷
让六一生动起来



小时侯，家里不富裕，大人没钱给小孩子买玩具，但我们的童年生活仍然多姿多彩，充满欢乐。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玩具，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最喜欢踢鸡毛毽子。找几枚铜钱，摞在一起，用布包住，缝严实，做成一个底托，在底托上缝上一个细管，另一头撇成四片，用针缝在底托上面，细管里插上鸡毛就可以了。鸡毛哪里来？我们从奶

田畦中，挺着大肚皮的西瓜、冬瓜，青碧油油，结实圆滚，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童，躺在茂密翠绿的瓜叶丛里。白如霜的香瓜、皓似雪的甜瓜，露出半边脑袋，攒聚在一起，互相吵着，闹着，好不热闹。

门前的吃水塘，田田荷叶高出很高，随风摇曳。那个时候，总会瞧见邻家姐姐荡着小船，唱着歌，低头摘莲花，弄莲子。

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从立夏，就稀稀疏疏地在树林间吊嗓子，一直到秋后，才慢慢停歇。

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趣

事。正午时分，大人们躲在家中午休。孩子们拿出细长的竹竿，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屋前山后地跑，循着叫声，找到树上的知了，悄悄将竹竿伸到树干旁，轻轻盖住，猛地一拉，一只蝉就到手了。拿出自制的小竹笼装起来，挂到家门口的槐树上，能闹腾整个夏天。

儿时，无聊单调的农村生活，我们的玩物除了知了，还有萤火虫。太阳下山岗，鸡鸭回舍，鸟儿归巢。父母搬出竹床，放在庭院中央，摇着蒲扇纳凉。我和姐姐坐到竹床上，津津有味地听父亲讲《封神榜》。养了十来年的黄狗，趴在

凉床下，伸出脑袋，边摇尾巴边吐舌头，全神贯注地望着我们，好像也在听故事。

天色慢慢黑下来，院子里飘来点点的萤光，一闪一闪浮在草间，穿梭葡萄藤架。调皮的我按捺不住兴奋，拿上蒲扇，满院子追着萤火虫扑打。玩到深夜，才被父亲呵斥回屋睡觉。躺在密封的蚊帐里，打开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瓶，它们缓缓从瓶口飞出，在帐中幽幽亮着，仿佛满天闪烁的星星。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呼啸而过。多想回乡下再体验一番，可是童年时光，只能尘封心底。

儿时的玩具

■ 李敬荣

奶奶的大公鸡身上拔漂亮的鸡毛。有时公鸡在吃米，我就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看好一根红黄相间的鸡毛，立马拔下来。公鸡吓得立即跑开，还疼得大叫。如此三番，鸡毛就够了，插在细管里，一个漂亮的鸡毛毽子就做好了。

我和小伙伴们每人都有几个鸡毛毽子。放学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一起踢毽子。毽子可以在身子前面踢，可以腿弯到身子后面踢，花样繁多。色彩鲜艳的鸡毛毽子，在我们脚下飞舞，令人眼花缭乱。比赛谁踢得多，毽子不能落地，一旦落地，就换人。

我们还喜欢跳绳。跳绳也是自己做的，这个简单却有时

间限制。秋天红薯成熟了，我们把红薯藤拔下来，选那种粗细合适且长的。若不够长，还可以两根接在一起。晒上大半天，绳子就柔软不易断了。

我们有时用它来“跳大绳”，两个伙伴一人扯住一头一起摇动，一个或好几个伙伴，趁绳子甩到高处时钻进去，随着绳子一起跳，这个需要人机灵才行，如果没瞅准，就可能被落地的绳子绊倒或者被绳子打到头。

还有一个好玩的游戏是打纸牌。从作业本上撕下两张纸，折叠成长条，一上一下摆成十字形摞一起，每一头都折叠再折叠，最后插进去，就成了一个正方形的纸牌。两个人

或多个人一起玩，一个人的纸牌放地上，另一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纸牌，抬起胳膊，拉开架势，用力打地上的纸牌。只听“啪”，一个小伙伴把地上的纸牌打翻了，这就算赢了，这个纸牌最后就归你。小伙伴会从口袋里再拿出纸牌放在地上，让你接着打，打不翻，就换小伙伴来打你的纸牌。

童年的鸡毛毽子、跳绳，纸牌……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现在孩子们的玩具多种多样：各式各样的汽车，漂亮可爱的芭比娃娃，滑板，积木……我们那时和小伙伴在室外玩，现在的孩子，体会到我们那时游戏的无限乐趣了。